



金 色 陷 阱

(三) 電 視 劇 選

姜 龍 昭 著

青 年 魂
浪 子
鴛 夢 重 溫
(一) 淡 水 河 畔
(二) 淡 水 河 畔
色 陷 阱
琳

金色陷阱

姜龍昭著

——電視劇選集(三)——

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初版

定價新臺幣八元二角正

金色陷阱

—— 電視劇選集(三) ——

主編者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

著者 姜 龍 昭

發行人 游 彌 堅

發行所 東方出版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一號

電話：二九九九四・二九九九五
郵政劃撥帳戶 第二二號

印刷所 中外印刷廠

臺北市天水路五一巷廿二號

本社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，登記證字號為內版臺業字第三七四號

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調換

「金色陷阱」序

陳紀濤

「金色陷阱」是姜龍昭先生電視劇選集的第六集，裏邊包括「青年魂」、「浪子」、「鴛夢重溫」、「林琳」、「金色陷阱」、「淡水河畔」（一）、（二）等七個電視劇本。這些劇本都曾經在臺視演出，並曾受到觀眾的普遍歡迎。

著者遠自民國三十四年就從事寫作，文學部門都曾嘗試。自三十八年起，終於選擇了編劇。自臺灣電視公司開播以來，他又開始編寫電視劇。他曾先後完成舞臺劇十本、廣播劇二十餘本、電視劇七十餘本及電影劇本六本，總共超過二百萬字以上。可算得多產而富有經驗劇作家之一了。

「金色陷阱」是描寫一個公務員的現實生活，反映既當公務員應清廉自守、安貧樂道、守份守法；否則，一念之差，誤入陷阱，便失足成千古恨。其餘各篇，或創作或改編，都是主題正確，合乎電視及一般舞臺之演出。

電視在中國，是近年的事。電視出現於螢光幕，已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。可是電視劇搬上螢光幕

，多少與舞臺及銀幕仍有一段距離，因而在寫作技巧上，則爲作者嘔心瀝血的所在。姜先生在這方面是成功的。今後電視臺增多，所需要的劇本也隨之增多。我相信「金色陷阱」，既可使觀衆有閱讀的便利，也可提供有志寫作這類劇本的人士一個參考機會。

謝冰瑩：「林琳」觀後

龍昭先生：

六日來信拜收，謝謝！

看「林琳」時我流淚了，我的幾位朋友都說那個演林琳的真可憐，演得太好了！她們也流了淚，可見您改編得太好了！正如您說的，那個演老師的和弟弟的差一點；還有演祖母的應該再化裝老一點，既然說是做洋娃娃，何以一個洋娃娃也沒有擺出來，還不如說替人釘鈕扣好，桌上可以放幾件軍服，這個鏡頭本來很短，只要顯現一下就行。

此外，林琳暈倒了，老師應該吩咐學生，趕快扶她進醫務室才對，不能不交代一句，至於有些對話不依劇本那倒沒有多大關係，只要合乎口語，多一句也無所謂。大體說來，這劇的演出是成功的！唐琪、潘琪兩位小姐都演得不錯，請您代我謝謝她們，和所有「林琳」的演員。

我明天一大早去日月潭參加玄奘寺菩薩開光典禮，後晚回來就忙着上課，文章恐怕來不及了，

不知道下期發表可不可以？大約什麼時候截稿？請示知。

匆匆祝

近好！

四

謝冰瑩上

五七、三、八

自序

姜龍昭

這是我繼：「六六五四號啞吧」「電視綺夢」、「金玉滿堂」、「碧海春天夜夜心」、「一顆紅寶玉」等書後，出版的第六本電視劇選集。

看電視劇是件很舒服愜意的事，但編寫電視劇卻是件苦事，其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受到多方面的限制：首先是佈景的限制，不能像電影劇、廣播劇那樣海濶天空的隨意安排，最多不能超過四個景，而有些比較複雜的場景，也不能用，如在汽車中、飛機中、人羣中、彈子房、理髮店，皆應盡量避免，因演出較困難。其次是人物的限制，全劇的人物，最好以不超過六人爲佳，人物多的戲，大場面的戲，均只能放棄不寫。最後，是取材方面的限制，不適於家庭收看的故事，不能寫，人物身份之安排，甚至一個劇中人物的取名，尤需慎加考慮後，才能落筆，否則稍一疏忽，就會引起許多的煩惱與困擾。這些，都是嘗試編寫電視劇的朋友，所必須知道的。

有人說，編電視劇走的是一條非常狹窄的窄路；這雖不無道理，但若是你肯下功夫去摸索、嘗試，這條路，仍是走得通的。目前，臺灣電視觀眾的人數，超過一百萬人以上，一齣成功的電視劇的演出，可以在一夜之間，獲得這許多人的讚賞，這份代價，也只有編電視劇的人，才能獲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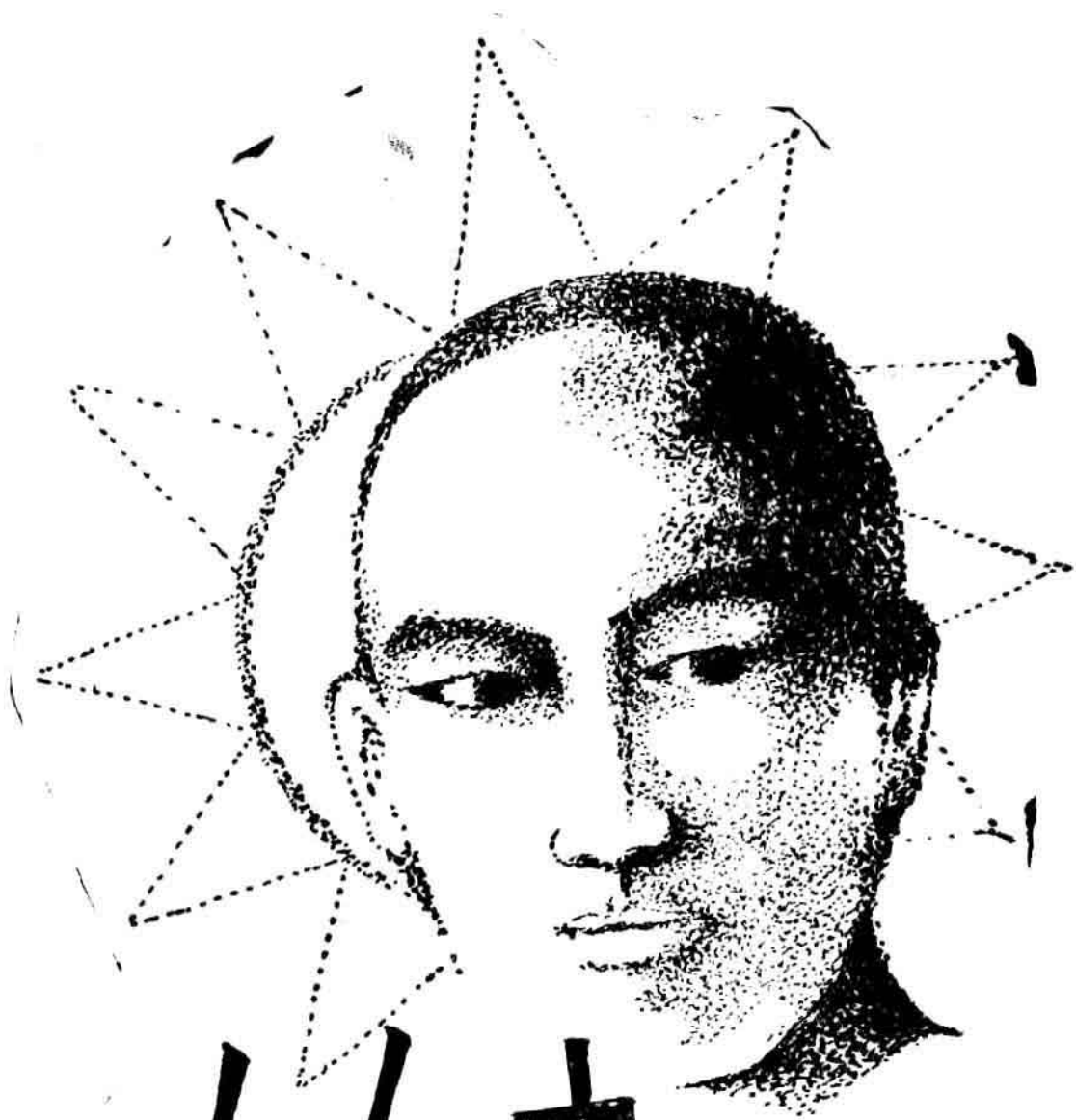
聞今年中國電視公司即將正式開播，今後電視劇的需要量，將較以往更爲迫切，我殷切的盼望着有志之士，來共同努力，耕耘這一片新天地。

蒐集在本書中的各劇，在編寫時，我都化了不少的心血，其中：「林琳」一劇，是根據名作家謝冰瑩女士的小說所改編，演出後，承謝教授來函，表示曾因收看該劇之演出，她和她的幾位朋友都流了淚，這是使我深深爲之感動的。其次是「淡水河畔」一劇，係根據名劇作家李曼瑰女士的舞臺劇所改編，編成後，承李教授親自細心校正，並提出意見修改多次後，始定稿播出，參加演出該劇之演員，演出時亦全力以赴，致使各方人士觀後，均予以佳評，這份榮譽，應該是屬於李教授本人的。至於「青年魂」一劇，係根據有關史料及王宇清教授的舞臺劇「鄒容」濃縮改寫的，該劇曾獲救國團五十三年青年節徵文電視劇作獎。「金色陷阱」一劇，係取材自現實社會之故事所編寫，反映金錢對人之誘惑，猶如陷阱一般，爲人處世，不可不慎也。「浪子」一劇，係應司法行政部之邀，爲慶祝五十五年司法節所編寫，爲寫此劇，曾去桃園龜山參觀了模範監獄的各項設施，並拍攝了不少影片，穿插劇中播出，使政府革新獄政的措施，透過螢光幕，給全省民衆作了一番介紹。

本書之出版，承文壇先進陳紀澄先生百忙中賜予序文，東方出版社游董事長之支持，文心先生之協助，在此容我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，最後，並請讀者們，多予批評與指教。

目
錄

青年魂	一
浪子	四五
鴛夢重溫	八七
淡水河畔（一）	一二九
淡水河畔（二）	一七三
金色陷阱	二一三
林琳	二五七



魂年青

佈景：①愛國學社的一個小型會客室，一邊有門通書房，一邊有門通外面，屋子裏有書櫥、書桌，及一

些古老的靠椅，及茶具、書畫，用古裝的圓門及落地長窗，裝置更佳。牆上有一張 國父像。

②四川重慶鄒容家的一間書房，古色古香的佈置與擺設。

③上海提籃橋西牢的一角，在一個狹窄潮濕的斗室裏，放着兩隻木板床，中間置一木桌，上方有一小窗，上有鐵條攔着，正面是柵欄的鐵門，向外有一看守坐的桌子和椅子，四周漆黑，陰森可怕。

時間：民前九年陰曆四月間至民前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夜半。

地點：上海愛國學社及監牢。

人物：鄒容——一個典型的革命青年，生於公元一八八五年，死於一九〇五年，死時才二十一歲，個

性剛直如烈火，愛打不平，穿中山裝，走路神采奕奕，虎虎有神。

章太炎——較鄒容大十六歲，也是一個熱愛國家的烈士，穿長袍馬褂，戴近視眼鏡，個性狂放，有文人不修邊幅的習氣。

老黃——卅餘歲，穿短襖袴、布鞋，是愛國學社的一個校工，粗通文字，具有愛國熱忱。

劉季平——卅歲左右，穿長袍，爲人有義氣，人稱義士劉三，亦參加革命工作。

徐寶姒——女，十九歲，美麗，熱情，又富青春氣息，長於口才，富男子氣概。

看守——監獄的看守者，四十歲左右，穿巡捕服裝，腰間帶鑰匙及手槍。

鄒子璠——鄒容的父親，年約五十餘歲，開雜貨店的生意人，教子極嚴。

——首先出現一張鄒容的照片。字幕疊印「青年魂」。演員表依序出現。一些革命的書報一本本丟下，最後丟下的是鄒容著的「革命軍」。

報幕：鄒容是一個了不起的革命青年，在他十九歲的那年，完成了這本對革命最有貢獻的書「革命軍」，也因着這本書使他廿一歲就為革命而死在監牢裏，他的一生，是青年的好榜樣，值得後世的青年，永遠尊敬、學習和紀念。

第一場

景：畫面上出現「民國前九年上海愛國學社」字幕。

（悠揚的國樂）

——章太炎一個人戴着眼鏡在看一本書，就是鄒容的「革命軍」原稿，因章係深度近視，書和鼻靠得很近，一邊看一邊暗暗叫好稱讚。——

章對……對，寫得好……（不禁唸古書似的哼了起來）嗟呼，嗟呼，革命，革命，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，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此其時也，此其時也……（不禁拍案叫了起來）寫得太好了……

——這時劉自外進入，章未發覺，劉見章拍案後，始走上前去招呼。——

劉 章先生，你在看什麼書，看得這樣有勁。

章 （如夢初醒）季平兄，噢，你來了，請坐，請坐。（向外喊）老黃，老黃！

——老黃自外進入。——

黃 來了，章先生，你有什麼吩咐？

章 沏壺茶來。

黃 是。

——劉走近書案，拿過章的書看。黃恭敬的下。——

劉 「革命軍，這是誰寫的？」

章 鄒容。

劉 鄒容？是不就是那個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年青人？

章 是的，怎麼你認識他？

劉 曾經見過一面，他留給我印象很深。

——劉回憶着說。——

章 在什麼時候？

劉 那還是前年的事，那時候他剛從四川來到上海，在廣方言館補習日文，準備出國，有一天我去那兒看一個朋友，他的同學說，他雖年紀不大，但十分用功讀書，從不肯浪費時間，去從事遊戲，他在那個學堂裏是個與眾不同的用功學生。

章 難怪他這麼年青，就能寫出這樣漂亮的文章來了。

——黃拿一茶盤上，在章劉二人面前一人放上一杯茶，劉向黃說——

劉 章先生，怎麼這兒的校工換啦？

章 是今兒剛換的。

劉 噢！你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字？

黃 小的姓黃，你叫我老黃好了。

劉 聽你的口音，你是四川人吧？

黃 是的，小的是四川重慶府人。

劉 這麼說，你跟鄒容先生是小同鄉啦。

黃 不但是同鄉，而且我在鄒先生家開的雜貨店裏還幹過活呢？

劉 噢！難得，難得，這麼說，你對鄒先生小時候的事情，一定知道得不少囉？

章 老黃，你倒不妨說點給我們聽聽看。

黃 他父親叫鄒子瑤，是個生意人，治家極嚴，小時候，一心想鄒容能好好的讀書，誰知道他到了十二歲，就知道八股文沒有用處，更立志不願進滿洲人的考場，……

章 （驚奇似的）噢？……

黃 到了十七歲，更是整天與人高談國事，使他父親對他不知怎麼辦才好……

——鏡頭模糊，化入第二景。——

第二場

景：鄒容家

——鄒父一個人生氣的在室內來回踱着。——

父 唉，變了，這孩子怎麼變成這種樣子！唉，……真是無可救藥。

——鄒容是年十七歲，自外入，一見父親有些怕，打算退出。——

父 啊！你倒還知道回來！

鄒 爸爸。

父 你剛才到那兒去了，不在家好好讀書，整天在外面胡鬧。

鄒 爸爸，我沒有在外面胡鬧呀？

父 一天到晚，與人高談國家大事，什麼消息，你都最靈通，人家已經給你起了個「謠言局副辦」的外號，你知道嗎？

鄒 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難道關心國事有什麼不對嗎？

父 唉！我真不懂，說你笨吧，老師還說你是個「神童」，可是這幾年來到處惹事闖禍，難道去年知府打你手心的事，你都已經不記得啦？

鄒 我才不會忘呢，總有一天這些滿清政府的官吏，會被革命的洪流所沖倒的。

——父一驚，沉痛的勸告。——

父 革命？你那裏聽來的新名詞？……蔚丹，你知道我在你身上寄了多大的希望……你知道革命是要被殺頭，甚至滅門的，難道你要我們一家人為你被送掉性命嗎？

——鄒矛盾痛苦着。——

鄒 爸爸，我知道。

父 你知道就好，從今天起，你就給我好好在家，不准再去外面隨便胡來。

鄒 爸爸，我想到成都去參加留學日本的考試。

父 什麼？你想去日本留學？

鄒 是的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，政治社會都有很大的進步，我想到那兒去可以好好學些新的東西。